



故宫、长城、天坛、颐和园……
但它们还远没有道出北京城
千年来的真实往事——

赵润田 著

寻找

北京城

清华大学出版社



K291/54

2008

寻找 北京城

赵润田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北京城 / 赵润田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7
ISBN 978-7-302-17375-5

I. 寻… II. 赵…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北京市—
摄影集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134 号

责任编辑：徐 颖

封面设计：宁成春

版式设计：宁成春 胡长跃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30 印 张：18.5 字 数：297 千字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39.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3287-01

遐想。

我翻阅了书稿之后，也深受其感染。通过书中的民居建筑、传统经济、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四大部分的图文介绍，使我好似回到了六十多年来北京古老文化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书的作者知我也是一个居住北京六十多年的市民，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背着相机拍摄和记录了古都不少保存消失和发展的资料，志同道合情有独钟，特囑我为序。于是用传统纸笔恭书了以上几句短语冗言权以充之，并借以为对此书出版之祝贺。至于书中丰富的文、图内容，还请读者按图索骥，自己去找寻吧。

二〇一〇年初春

羅哲文



序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千年帝京，世界著名古都北京，不仅有着像故宫、天坛、颐和园、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恭王府等辉煌壮丽的皇家帝王建筑，令人鹭鹭向往。而且更有着那些传承着千百年老北京民间风韵的寻常巷陌，青砖灰瓦的普通民居，四合院建筑，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引人入胜。

今有老北京原住居民赵润田先生，怀着对老北京的深厚感情，对古都的热爱，自二〇〇二年开始，背着相机，拿起笔墨，寻找着古城的一坊一巷、一房一院、一砖一瓦的遗迹遗物，把它们拍照下来，记录下来，留存着老北京原始的信息，保存了古城“遗传的基因”，贯穿

自述

Editor's Note

北京正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场变化的到来有些让人措手不及，以致连朝于斯夕于斯的老北京人都瞠目结舌。一条又一条胡同从地面上永远地抹去了，青砖灰瓦正被钢筋水泥所取代，一处处新区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北京文化的载体，胡同和院落大面积消失。

但坐在屋里怀旧，何如走进胡同去看、去寻、去感受？

于是，从2002年起，我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寻找，一个人的寻找。

这是一种探索与发现，它让我对城市、对历史、对人生产生一种更深的了解和感悟。一个寻常街巷，你想不到里面藏着那么美的门楼和院落；一段潮湿的老墙，若干年前，一位惊世骇俗的巨人和你此际一样面对着它思考。那次，我去寻找顺德会馆中的孔尚任、

朱尊彝故居，院里几十户都在拆迁中搬走了，只剩一家，也幸而有这一家，为我指认哪间房里住过朱尊彝。一院空房，寂静无人，转弯处却见一座古阁亭“原装”地在那儿立着，就像在我面前展开一幅古画一样。更重要的是，它的幽深、它的神秘、它的沉默、它的魅力，你只有在真实地面对它时才能感受！而孔尚任和他的《桃花扇》则好像就关在那扇美丽得有些诡谲的窗户后面，一时间，几乎所有美妙的传说和隐秘的故事都在放电——就像真实地进入另一维时空，进入了历史，来到了“现场”，惊喜、惊奇直至惊骇，震撼着整个的心。

这是莫大的享受！

我有许多次，在一片废墟或是一间空屋前不由自主地鞠躬行礼，否则，一个人承受不了这么丰厚的享受。民谚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我信。一个发生过惊天故事的场所，一个别有洞天的美景，竟只有你一个人面对它，蓝

天偶然有掠过的鸽哨，墙角有小虫悄悄爬着，天与地之间，走进历史，神游八荒，触摸时空的筋骨，叩问世间之谜团——这是仅仅靠着书本所远远无法领略的境界。一条无人的老街，一块篆刻字的断砖，它们所给你的感受，足以使你欲哭无泪，且惊且喜。

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宝库。

五年中，我也时有懊悔，有些地方仅仅晚来一步，等待我的只是一地瓦砾；有些地方，则是眼看着它们在我眼前墙倒屋颓，推土机隆隆地撞击着，整个院子、整条胡同，甚至整块街区，抹平了。

而很多地方，是去看最后一眼，几近凭吊。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出名要趁早。”这里，我要改一下：“寻城要趁早。”

今天的北京已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城市，有时看到古老的建筑背后高耸的新楼，蓝天映衬之下，让人产生不知置身何处的迷茫。一个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不能变成无根的“切花”，北京老城的幸运在于，它的文化积存实在太丰厚了，它的根，扎得很深很深，从新嫁娘一样的现代大厦走远一点，就能进入老区的纵深之处，那里残旧、破损，磨砖对缝的老墙下还可能砌着存放蜂窝煤的池子，屋顶电线横竖穿行，院心的椿树缠着晾晒

衣被的铁丝，总之有种种不协调的地方——但是，就在这里，深藏着从元代以来北京城的“遗传密码”，它们是沉静的，无言的，却是“粗头乱服，不掩国色”，它总是让你在不经意间领略惊艳；而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则是构成京城文化的活的载体，是近年很是流行的那个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担当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性情、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街巷里的大小院落融为一体，是老北京传承至今的一道浓情风景。它们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古物，也不是摆放在公园里的点缀，它们是原生态的社会，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是千百年来的历史印痕，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记忆仓廩，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规矩有出处的，是东方古老城市磨合到近乎尽善尽美的经典，而绝非刻意仿制、取此忘彼的赝品可比。用笔来记录它们，用镜头来定格它们，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品赏，是一种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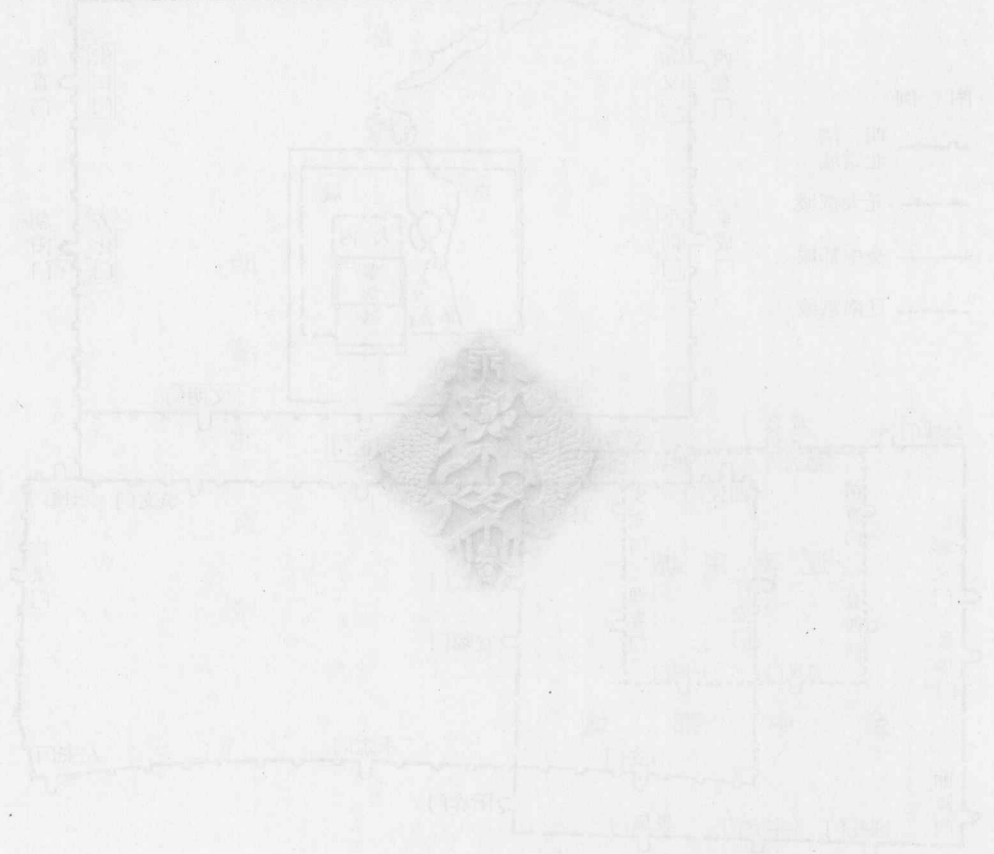
居住在北京的新移民们，从各地来到北京的旅游者们，都愿意感受这座千年帝都的历史风貌，然而，从何处入手，正是他们的问题。那么可以说，本书带领他们，或者“替”那些长年居住北京却忙于工作和生活而无暇闲逛的人们“寻”了一遍、“游”了一遍。我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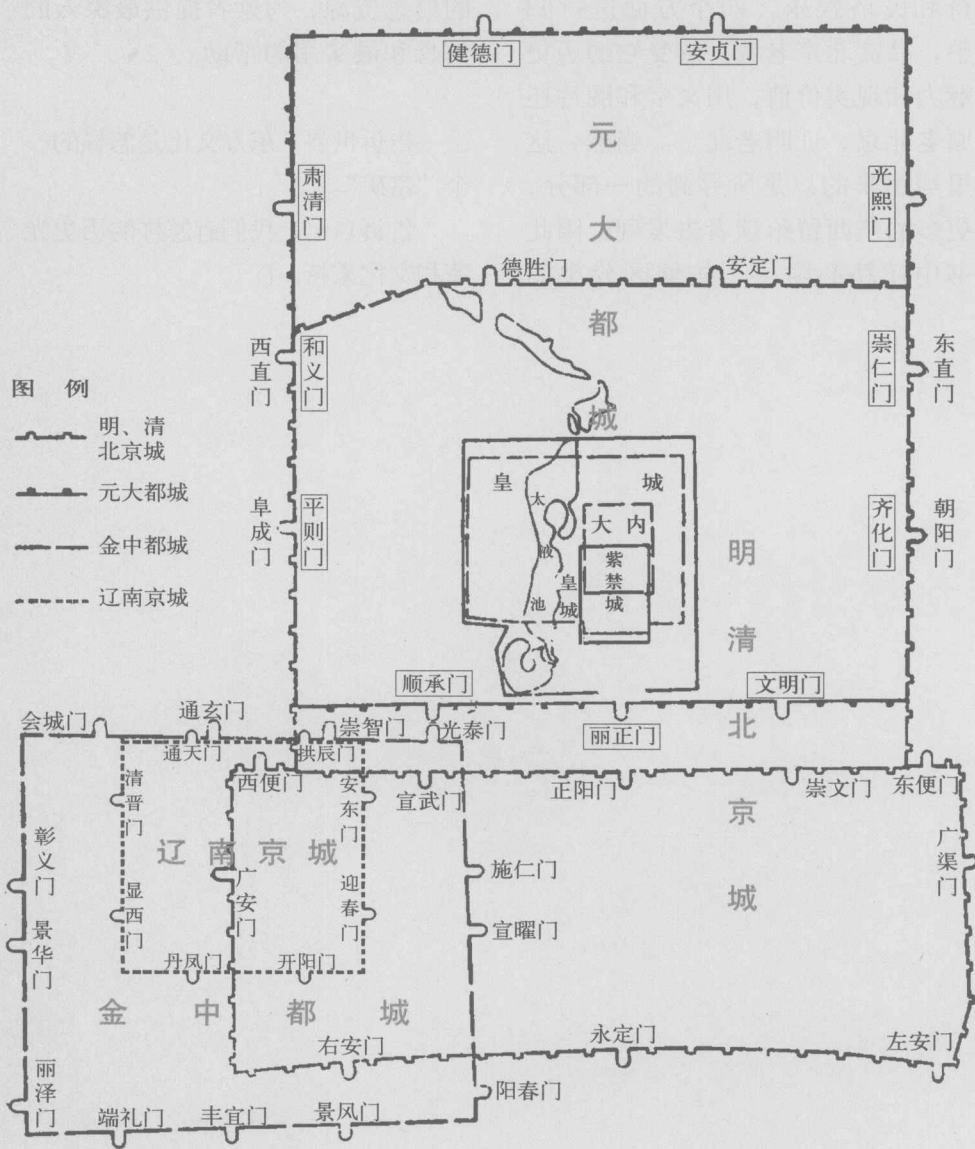
照“民居建筑、传统经济、文化教育和民俗娱乐”四个方面进行归整，品赏北京老城，感受它的历史魅力和现实价值，用文字和图片还原老北京、证明老北京。当然，这里写出来的只是所寻到的一部分，更多的东西留给读者去发现。因此书中还精心附录了按城区分类的

“寻城建议”，我愿以一个北京土著的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最深入的信息和最实用的帮助。

告诉世界，东方文化是怎样的一个“富矿”。

告诉自己，我们有怎样的历史光荣和文化秉持。





辽、金、元、明、清北京方位示意图

目 录

Contents

序 (罗哲文)	II
<i>Preface</i>	
自述	V
<i>Editor's Note</i>	
引子: 追溯三千年	001
<i>Introduction: Reliving Three Millennia</i>	
壹	021
<i>Part One</i> 整个北京城, 它的胡同忠实地反映着千年历史留下的印痕, 它最初的原貌和后来的变迁, 譬如河道变斜街、荒寺成杂院, 都在那儿摆着, 如一部砖瓦砌成的历史。因此, 50年前, 建筑学家梁思成对北京的评价是不必选择, 全城保留。	
总布胡同: 文脉相承的最古老社区	028
<i>Zongbu Lane: Home to Men of Letters</i>	
三里河世俗生活全景图	034
<i>Sanlihe: A Worldly Panorama</i>	
漕运的证明	043
<i>Artery of an Older China: Stark Ruins</i>	
寂寞的明城墙	051
<i>Solitary Walls of the Ming</i>	
中西合璧之民国建筑(1911-1949)	056
<i>Un-Chinese ROC Architecture, 1911-1949</i>	
亲历元代老街的消失	067
<i>Back to Cambaluc</i>	
走, 去看几所院子	080
<i>To Courtyards</i>	

目 录

贰 093

Part Two 有一句老话：“西单东四鼓楼前”，说北京最繁荣的商区属这四个地方。远道来北京的人，如果没有逛过这几个老商业区，就会觉得是一种缺憾。

花市大街见证庙会经济 100

Flower Fair, Temple Fair

鲜鱼口：招幌连天几百年 108

Fish Bazaar: A Memory

大栅栏：正阳门下第一街 113

Dashila'er: Imperial Street

“八大祥”与鲁商 119

Badaxiang and Businessmen from Shandong

鲁菜名店遍京城 124

A Capital of Taste - Taste of Shandong

找几家老店铺 132

Shopping back to Yesterday

叁 141

Part Three 这里说的是北京的雅文化。北京的雅文化自古至今一脉相承，不断线的帝都地位使它的文化状态始终执全国之牛耳，从各地而来的一代代文化英才在这里交融、碰撞、创新，但却始终遵循着帝都雅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总体特征，大气、丰富、厚重、高端。曹雪芹、梁启超、鲁迅、齐白石，等等，无不是国内相关领域的奇才和领军人物。

与纳兰容若相遇 146

Rendezvous with Nalan Rongruo

曹雪芹遗踪 149

In Search of the Red Mansion

- 流散的戊戌烟云 161
Reformist Memory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 胡同中的鲁迅 169
Lu Xun: Lane-dweller
- 寻访书画名家 182
Where Are Artists
- 令人沉醉的书肆 190
Infatuation of Books

肆 199

Part Four 从清代到20世纪“文革”之前，北京宣南一带是近代戏曲名家的本营。有句老话：“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离不开韩家潭”，说的就是宣武门外大街以东以韩家胡同（旧称韩家潭）为中心的一片伶人聚居的地带。现在我们在那里可找到二十几位名伶的故宅，他们在当年都有着如雷贯耳的大名。

- 感受戏楼 205
Opera Towers
- 深巷名伶遗踪 214
Off Stage into Lane, Better Knower of Autumnal Gale
- 评剧与大众剧场 231
The Northern Opera and Theaters of the People
- 从天桥到香厂路的民俗文化 235
From Tianqiao to Xiangchang Road: Feeling Folkway
- 绕不过去的八大胡同 248
In Front! Eight Lanes of Pleasure

寻城分区图 258
Sectioning for the Probe

引子：追溯三千年

Introduction: Reliving Three Millennia

北京建城的源头

董家林，这对许多北京人来说，恐怕也是个陌生的地名，但它却是北京建城的源头。

北京做过西周诸侯燕国的都城，这是北京古称“燕”的来历。最初，与“燕”并在的还有一个小国，称“蓟”，“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这句《礼记》里的话，表明武王伐纣刚刚结束的时候，蓟已是黄帝后人的封地了。

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曾经是一个重大科研项目，而大多数观点基本倾向于公元前 1046—公元前 1044 年。1995 年的时候，北京市举办建城 3040 周年纪念活动，是以公元前 1045 年作为起点的。

其实，在公元前 1045 年以前，燕和蓟就已经存在了，武王把这两个地



北京建城纪念幢，位于广安门北滨河路上书“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董家林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房山区琉璃河古桥 脚下的石板如硕大的鹅卵石

方又重新封了一遍，并被记录下来。以后，燕越来越强大，直到成为战国七雄，蓟则并入燕国。燕国传位四十四世，历八百二十余载，是各封国中历时最长的一个诸侯国。

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附近的董家林，便是燕的国都旧地。

琉璃河是一条古河，从京石公路出京南行，接近涿州的时候会经过一座很新的跨河大桥，往东望去，我们就能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座桥，那就是琉璃河古桥。古桥已经

“退役”了，此前它在这个京南要地服务了460年。2001年，古桥重新加以修缮，清除掉桥面上厚厚的沥青，又用凿子一下下敲掉沥青下面厚厚的混凝土，古桥以它的本来面目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发现，一道道车辙还留在石板上。

古桥是雄伟的，全长165米，宽10.3米，九孔联拱。古桥又是美丽的，白石栏板上镌刻有海棠花纹，粗大的石柱历经风雨，云纹早已剥落，但却增添了几许苍然，古意悠悠。栏杆新旧杂陈，新石当然是亮丽的，但那些暗黄色的旧石栏，虽然花纹尽失、形态不整，魅力反而弥足。这座桥，和通州张家湾萧太后河上那座古桥一样，在它们面前，你体味到的是一种旷古苍茫的震撼，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同在。

近千年之前，宋代诗人范成大途经此地，留下这样一首诗：“烟林葱蒨带四塘，桥影惊人失睡乡；陡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古桥景色给他的印象，野趣横生，神情为之一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桥，已不是范成大眼中的桥，而是明代嘉靖十八年（1539年）重修的，从那时算起，它也有460年的高龄了。

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就在距离古桥不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董家林，一个一直寂寂无名的小村庄。20世纪

60年代某一天，在这片长满庄稼的土地下面，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了古代燕国的文化遗存，那是当年城垣的夯土。三千年前，那个出过名将乐毅、刺客荆轲的燕国，其都城就在这里。

北京建城最早的源头在此。根据遗址测量，燕都东西长83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用黄土版筑而成，城外有濠沟。这已经是中国式建城的基本样式，直到两千年以后的元代，仍保持筑土为城的方法和模式。

与北京建城源头有关的地方还有蓟。

蓟作为一个诸侯，后来归并于燕。燕的疆域不断扩大，北过燕山，西越雁北，东抵辽西，董家林燕都已有些与中心不那么协调了，于是，燕的王公大臣率百姓跨过湍急狂野的永定河而以蓟为都。

那大约是燕襄王时期。

燕都北移这一步伐，对北京后来的三千年建城史有着无比重要的影响。

这一步，跨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以后的辽、金、元、明、清的都城，只是离这里稍近稍远的问题了。

蓟城遗留下来的地上物，最著名的要数蓟丘。1974年，有关部门在白云观西侧地下发现了残城遗址，那正是当年城墙的西北转角。在清理城墙残址时，又发现三座东汉中晚期的墓葬，那么，建筑在汉墓土层

上面的城墙当为东汉之后所筑，即西晋时的蓟城。这座白云观西北部的土丘，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还在，后来铲平了，非常可惜。

近年，有关部门在广安门北滨河路建起一座北京建城纪念幢。

三千年前的蓟城就在从那里往南的地带上。

遗憾，只能是遗憾，自从蓟丘被铲平后，我们已经看不到任何三千年前的地上物了，我们只能凭空感受。那么，让我们这样走一走吧：沿北京建城纪念幢往南，穿过广安门立交桥，向西，走广安门外大街，一直到北京西客站附近，再往北折，抵达白云观——那一带，包括广安门外大街以南一些地区，就是三千年前蓟都的所在地。

从秦至唐的幽州遗迹

燕终于被秦所灭。大一统的秦朝设广阳郡管理以蓟为中心的这一块地方，管理机构仍在蓟城。东汉改郡为州，这里称幽州，此后一直到唐末、五代时，臭名昭著的石敬瑭为做“儿皇帝”，向北方民族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其中的幽、檀、顺、儒四州的全部和妫州的一部分都在北京市境内。

这一时期的遗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的是潭柘寺和法源寺(原悯忠寺)。

潭柘寺建于西晋，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的寺院，寺内建筑宏伟，号称“帝王树”的白皮松已逾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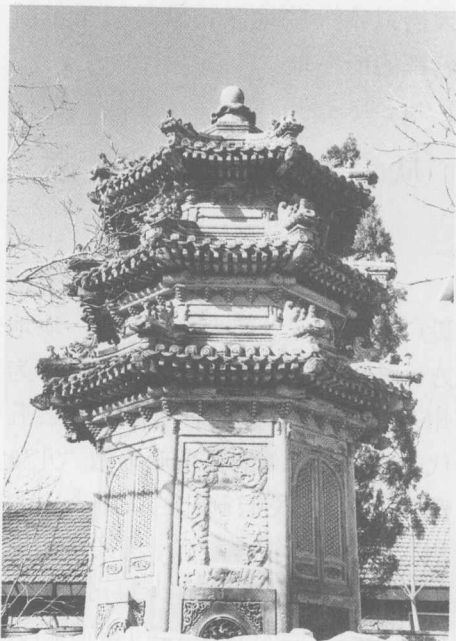
法源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恤慰征高丽的阵亡将士而建造的，至今千年以上。法源寺在历史上战乱不已的北京地区能够存续这么多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幽州治所从秦至五代一直在蓟城。整个这一时期，幽州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各民族的融合之地，汉、契丹、突厥、高丽、新罗等多个民族往来、聚居于此。

二是战争的出发地，隋炀帝三次征

广安门外白云观后面的石塔，雕刻非常精美



高丽都以这里为兵马粮草集结地，公元611年（大业七年），他甚至亲自坐镇涿郡（隋称幽州为涿郡）十个月，指挥战事。那一次，有113万3800军人汇集于此地，仅发兵就用了40天！唐代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肇始地即幽州地区，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

隋唐在北京地区留下的遗迹，除了潭柘寺、法源寺外，还有天宁寺、白云观和西南郊的戒台寺等。

如今的白云观，平日里静寂得很，只有春节办庙会的时候热闹几天，但它的存在极为重要。

至今，白云观仍是北方地区道教最具盛名的大本营。

门头沟区潭柘寺白皮松已逾千年



辽南京的契丹谜踪

南北两宋，文治煌煌，武功乏力，其劲敌便是占据幽州及以北地区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国。

契丹，一个遥远的名字，人们除了可以在北京天宁寺辽代古塔的身上找到一点比较具体的印象外，恐怕更多的是通过评书艺人的描述，想象当年让杨家将费力抵抗的“大辽国”那番霸悍凶蛮的样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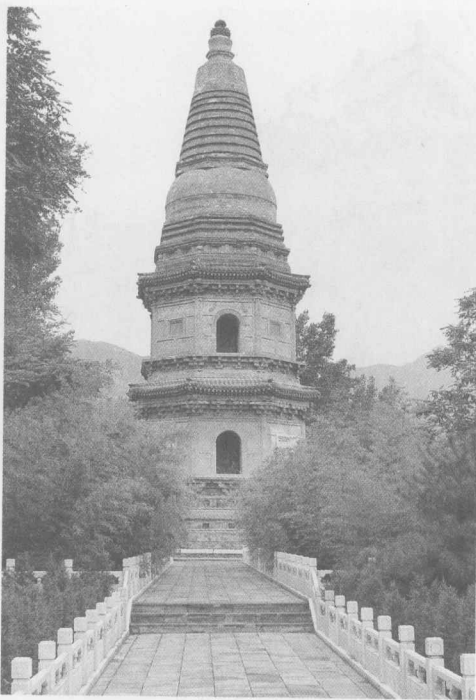
谜一样的契丹，历经九帝二百零九年的辉煌风云后，似乎只留下名字了。

北京在辽代为陪都南京，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城，它的西护城河今天尚可见，即广安门外的莲花河；北线在宣武门外新华社北面的受水河胡同，东面则在法源寺附近沿烂漫胡同往北，南面在白纸坊大街沿线。

如今，这座以广安门为中心的城池早已湮灭，但那时建造的庙宇幸有几座流传下来，使我们还能得以藉此想象当年红尘中的繁华。

相传辽时在整个南京筑五塔以镇五方，塔分五色，后来只有白塔留存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阜成门内妙应寺白塔。这塔太出名了，以致后来人们直接称寺为白塔寺。

辽时，白塔是为保藏释迦佛舍利而建，由尼泊尔人设计，塔所在的寺



房山区云居寺辽塔

当时叫大圣寿万安寺。北京人特别喜爱这座美丽的白塔，还把它和鲁班联系在一起。

传说，有那么一年，白塔裂了，眼瞅着够悬的，可谁都没办法。一天，街上上来了一位年纪挺大的白胡子老人，背着金刚钻，满胡同地吆喝：“铜大家伙！”有人把摔成两半的大海碗拿来了，他说小；有人把带破碴的瓦盆抱来了，他又说小；有人把有了裂纹的水缸扛来了，他还说小。老街坊们都生气了，这不是成心不收活儿吗？有愣头青就说了：“嫌小？白塔个儿大，你去给铜上！”

嘿，老头儿还真去了，到那儿就